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時局紛擾，移民之說又起。據報載，移民專家表示港人移民個案暫未見大升，但朋友之間確也有談起。今次「佔中」危機終局如何，對部分港人去留必有影響。我們這一代，經歷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移民潮，早已各有取向。要走的早走了，後來大致生根，職業雖向下流，卻適應了高稅制國家悠閒平靜的生活。兒女今已長大，結婚生子，第三代開始不懂中文，土生土長，逐漸融入主流社會。至於那些回流香港的，多已拿到外國護照，部分在兩地都有物業，也近退休年齡，他們去或留都可以，反而費思想的還是他們已年成的回流子女，這批人三十多歲，事業在本地剛扎根，孩子都還小，是去是留，代價都很大，最難決定。

去與留

八月去了溫哥華參加姨甥女婚禮，她是典型的移民第二代，在港讀到中二過去，現在嫁的也是港人移民第二代。婚禮前幾天，兄弟團和姐妹團不斷來我姐家串門子，非常認真地商量婚禮細節和安排。據我姐姐說，他們大多是九三年左右移民到溫哥華，是那邊的中學同學。可能因為同期到步，一起面對過不少新移民的共同問題，廿年來感情都非常好；現在大家都三十多歲了，有不錯的工作，雖然不一定會上升和生活質素都是好的，港人所謂的「前途」，但住屋和生活質素都是好的，擇快錢大錢或有規模地創業則免問。

要說這批年輕人有甚麼特點，我覺得是他們做業都很在行，可能因為美加房子大，廚房設備齊全，他們從小都喜歡在家搞大食會。像我姨甥女，無論煲湯、做中菜、西餐、蒸糕和烘焙都很愛家，男生的廚藝也很可以。有一種說法是，港生在外都圍在一起，打不進外國人圈子，我看未必盡然。我接觸到這些年輕人，都在主流企業工作，也不乏會計師等專業人士，日常能不跟當地人融合嗎？只是知心朋友仍選擇同聲同氣者，在港之外國人何嘗不是？

琴台聚
黃仲鳴

從舊書中翻出一部日人藤原幸太郎原著的《世界著名偵探50人》（台合：新光書店，缺出版日期），頓時憶起少年時代沉迷偵探、推理、犯罪小說的日子來。這部書封面寫着「測驗您的推理能力」，換言之，這不是一部純粹的小說書，而是揀選世界偵探小說中的名偵探如何破案，而書中五十名偵探，都經手一宗案件，再看他們如何大展身手。

小說中的名偵探

我接觸的名偵探小說，最先是美國作家愛倫坡的作品，他的《黑貓》、《摩格街殺人案》等等，看得我既感恐怖又刺激異常，難以釋手。後來看到本地一些作家的，再而而日本的推理小說，如松本清張、森村誠一等，登有本土作家不及日本作家之感。本土作家專寫偵探小說而享大名的，沒有。抗戰勝利後，高雄以許德的筆名在《新生晚報》連載《司馬夫奇案》；劉以尊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星島週報》也寫過一些命案小說，但始終非「專業」，自是寫不出名堂來。而戰前和戰後所見的一些偵探小說，也沒有出色之處；當然也創作不出一些名偵探來。高雄極力塑造的司馬夫也不見成功。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作家程小青寫的《霍桑探案》只屬二流，反而他翻譯美國厄爾·德爾·比格斯寫的幾部陳查禮探案，我卻看得津津有味。陳查禮是夏威夷警局的華裔偵探，是善良、謙虛、推理能力極強的警長。

《世界著名偵探50人》也有介紹這名偵探，但譯者搞錯了他的姓氏，將「陳」譯為「張」，描述他的形象卻符合比格斯所寫：



書中五十名偵探，在小說界中都赫赫有名。作者提供圖片

海闊天空
蘇狄嘉

與佛光山確實無緣？！黃大狀極力推薦台灣佛光山三兩夜禪文化之旅，透過坐禪、講談、晚課及殿堂巡禮等行程，體驗難得的心靈洗滌。七月底的行程因參加人數太多，額滿見遺；想不到九月底再報名，行程卻又因人數不足而取消！

禪修之旅

去不成佛光山，何不就飛遠一點，日本高野山的宿坊禪修，一直是不錯的選擇；京都府琵琶湖畔的比叡山延曆寺，躋身寺廟建築群中的會館，除禪修行程外，還提供齋菜精進料理，也是不容錯過。既是禪修，語言溝通也不是大問題了，好的，就上路去了。

旅程由關西機場進出，大阪南部的堺市是乘坐南海鐵路往大阪市中心的必經站點。堺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有美麗的公園、寺廟，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古墳古蹟，一直想到此遊逛，何不在開啟禪修行程之先，趁此勾留一晚，來個半日遊？！

為方便遊客能舒適愉快地享受堺市觀光，堺市內設置有三處觀光諮詢服務處。服務處除提供觀光簡介手冊外，更備有大量堺市觀光資訊，及定時的免費導覽服務，由義工帶領導覽觀光。此外，各服務處備有自行車出租服務，一日三百日圓便可以單車代步，穿梭堺市各景點。

遊堺市，還想尋覓兩個日本歷史人物的遺蹟：千利休和與謝野晶子。千利休是日本戰國安土桃山時代著名的茶道宗師，日本人稱茶聖；與謝野晶子是日本明治至昭和時期活躍的詩人、作家、思想家。兩人均出生於堺市，先後對日本文化起了重大的影響。千利休屋敷跡和與謝野晶子紀念館自然成為此行的必遊景點。

「他是一名矮胖的男子。有十一個孩子。他總是睡眼朦朧的樣子。如果以貌取人，那便大錯了。」

不錯，陳查禮對每一宗案子都會全情投入；雖被兇徒製造的煙霧所迷惑，他總是不慌不忙、不屈不撓、一點一滴，根據線索找出真相，那才肯罷手。書中舉出一案：「天箭殺人」，陳查禮觀察現場後，即時破了案。

故事說夏威夷有個黑幫頭子，在他專用的海水浴場晝寢時，被海濱遮陽傘的先端尖銳的傘柄刺入腹中，當場死亡。現場沙灘沒有腳印，庭園中的桌椅椅翻倒了。陳查禮查察一番後，以八個字來破了案：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何解？書中後頁即有解釋。原來是一陣狂風將遮陽傘吹起至半空，再而筆直的墜下來，刺中夢中的黑幫頭子，將他「正法」。這看似玄妙和巧合，但書中引述實例，證明這是有可能的，陳查禮的推理沒錯。這五十名偵探，在小說界中都赫赫有名，如福爾摩斯、亞森羅蘋、金田一耕助、明智小五郎等。書中所舉的案例，讀者不先看答案，根據案情和現場環境，再而細細思考，找出結論，對我們的邏輯推理，必有大大的增進。

受傷的歷史名勝

那幾天，杭州暴雨，漫天的水四處奔湧，要傾覆了城。隨處一塊不大的石頭和窪地，就可以製造出急流險灘。天竺山的溪澗漲滿了水，靈隱路上的窖井也就成了泉眼，汨汨冒着清泉，肆意橫流。

傍晚，獨坐靈隱寺前的冷泉亭，亭下水勢洶洶，湍流激盪，咆哮如瀑，令人驚愕，這是平時的冷泉嗎？可這也是寂靜無人處的自然之音，喧囂的。想到這裡，突然感悟出自居易所作的《冷泉亭記》。雖然他的冷泉「潺湲潔洌、粹冷柔滑」，然而與「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漱，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是異曲同工的。

那一刻，冷泉亭是自己的，然而自己很小，被濤聲淹沒了，是一粒矗立於對岸依然靈氣孕育、野趣盎然的飛來峰下的石子，被泉水洗刷着，吸收天地精華。

從來不曾注意冷泉亭，大約因為遊人如織的緣故。亭不是用來賞景的，亭中又飢又渴又疲累的遊客囂囂，扔了垃圾遍地。亭也不是景，亭外遊客絡繹不絕，亭消失在喧雜的人群中，早已不是白居易的冷泉亭。白居易有言，「東南山水，余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

冷泉亭被「國際旅遊城市」傷害了。那幾日，靈隱寺有三壇大戒法會盛事，我申請了做義工。可是遭遇連日暴雨，街道成了河道，交通幾近癱瘓，寺院已經通知義工們工作暫停。

但自己昏昏昏，不看天氣預報，暴雨來了不知，寺院的通知亦不知，舉着傘走在雨中，踩着天上地下的水如同清泉，竟覺得很美妙。無事可做，雨又小了，坐在大雄寶殿前的台階上，聽雨滴如珠落玉盤，想起另一回也是夜靜時分獨坐靈隱寺，蔥鬱的古木是古的，習習的清風是古的，潺潺的水聲是古的，不可語冰的夏蟲鳴叫着，也是古的。月色下的雲林漠漠，靈隱寺，只是我的。這才能夠明白為何開山祖師——來自印度的慧理和尚在此建立寺院。

天下名山僧佔多，這是因為佛教的性格。佛教是「涅槃寂靜」的。在修得正果前，避居山林，呵護「自性」、開顯「自性」，完成「自度」，才有能力「度他」，所以「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然而「遭遇現代化」，城市擴大了，靈隱寺成了城市中的寺院，「大隱」了。公交7路車從火車站站可以直達，無論對於本市的香客，還是外來的遊客，朝拜禪宗聖地，都非常方便了。即使在民國時期，杭州城也並未將西湖景區攬入市區，讀豐子愷的散文，可知遊玩西湖，是一件出行的大事。西湖邊修築的洋樓大宅，屬於現代「別墅區」概念，是為了遠離鬧市的。天竺路也是荒僻的，羊腸小徑，曲折蜿蜒，與朝拜三天竺古老寺院的信徒的清淨心相協調。如今公路發達，昔日佛門聖地，也同時成了熱鬧的休閒旅遊區。

夜深了，坐7路公交車回家，車上也是難得的空，稀稀落落只有幾個人。往日，總是人滿為患，擠得水洩不通。司機和另外兩位搭車的同事聊起了這兩天暴雨造成積水，有公交車熄火停於水深如河的涵洞中一天了。杭州有各種相關歷史名城的美好傳說，也有市井粗鄙的一面，司機聊天的聲音如冷泉亭邊的飛瀑喧嚷，充斥着整個車廂，他們有他們粗口的熱血酣暢和痛快淋漓，然而只增耳目心舌的塵垢。又想起一回坐另一路旅遊車，司機對解說員粗言穢語相向，我聽得路見不平，下車後向公交公司投訴。對方回答我，人家沒有罵你啊，竟令我啞口無言。有時候，只希望這個世界是清淨的，如同佛教所願。

希望這世界是清淨的，如同佛教的世界，也連帶思考寺院售票的問題，尤其這個問題近段時間備受媒體關注、熱議。一回妹妹五一節去靈隱寺謁佛，然而人滿為患，摩肩接踵，密不透風，根本叩拜不下去。嗔恨本是三毒之一，要斷除的，那一刻，只是讓人心生嗔恨。妹妹回來嘟囔着，「拜什麼佛，沒有被擠死就算好的。」每座城市都有因為「現代化」、「城市化」而被納入市區、「大隱於市」的寺院。城市的寺院售票可以達到限制遊客的目的，自私的想法不知不覺讓我站在了同意寺院售票的一方，還覺得票價可以更高一些，過濾掉更多的遊客。

這件事情還有歷史遺留問題。「文革」時候，僧人被迫還俗，寺院變成了「公園」。「文革」結束後，寺院雖然還給了佛教界，但是存在一些管理問題，比如靈隱寺飛來峰景區的門票就高於靈隱寺的門票。這是一塊巨大的蛋糕，依據遊客流量和門票款，可以計算出其中上億的收入。有些遊客本來是衝着靈隱寺來的，卻因為有了第一張風景區的門票，不願再買一張票進入靈隱寺了——所以冷泉亭亦停留有一群不願意

「多花錢」入寺拜佛而在此等候拜佛家人的遊客。售票於佛教接引眾生不利，實際上也不符合佛教的戒律。其實，絕大多數佛教徒是不認同寺院售票的。

這樣的事情，請教出家人，會得到更好的答案吧。

「中國佛教幾千年不收門票，一樣佛法興盛，沒有餓死和尚。」宗森法師說，「中國人也不是今天才素質差，春秋戰國時候，所有的齷齪全都有了。如果門票能限制素質差的人，銀行怎麼不賣門票？資本運作各有利弊，但是寺院不能搞資本運作。寺院適應了門票，離不開門票了，結果不發展信眾，不講經說法，一心搞經濟，損害的是佛教。我們是在糾結疏導還是限制這兩個模式。每天都免費，長此以往，就有序了。」

至於我所關注的遊人如織、人山人海這個問題——唔，中國還有很多隱埋深山的古剎，一樣和古人沒有「門票思維」，保持着千年傳統，專注修行和弘法；只是山高路迢，慢慢去就是了。交通方便成了習慣，亦是糾纏人心的惡習。



冷泉亭。網上圖片

費樂仁的「五個突破」

見多識廣
尹樹廣

「今天，我給大家講的題目是：過去二百年海外漢學研究的五個重要突破。」講者是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費樂仁（Lauren F. Peticola，音譯花白，前額高聳，溫文爾雅，一望便知他是位睿智的學者。我們是在浸會大學舉辦的第二屆中華國學論壇茶歇時認識的。當你面前的「美國佬」用純正的普通話與你大談《四書五經》時，相信你也想像我一樣對他肅然起敬。

費先生遞過來名片上密麻麻印有許多學術名頭：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中華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人文學院教員、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中心委員、英文中國哲學季刊副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海外研究員等。浸會大學饒宗頤國際學院院長陳致教授告訴我，費氏的研究重點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他尤以研究英國大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著稱。

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敲開中國的大門，西方傳教士也接踵而至，中國經典的翻譯及研究應運而生，費樂仁教授演講中所說的「五個重要突破」講的就是五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西方漢學大師。

思旋天地
思旋

珍惜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得到民政事務總署的協助和各界的大力支持，在七月一日舉行了三場文藝匯演，在灣仔會堂、九龍灣展覽、新界鄉議局三個場地舉辦大型活動，活動招待了近九千觀眾，並由亞洲電視轉播作多次播放，好評如潮，影響力甚大。參與演出的機構和人士包括小朋友、青年、長者，內容豐富。會方為參與者表示感謝，兩個機構日前趁慶祝國慶六十五周年聯歡舉行了答謝宴，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民政事務總署李全副署長、中聯辦協調部沈沖部長、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王小靈副部長、民政事務總署王僑芳總聯絡主任、亞洲電視執行董事葉家寶先生、新任永遠榮譽會長曹貴子醫生等親臨主禮。五百多名嘉賓聚首，場面熱鬧氣氛高漲。

大會主席芬姐多謝各界人士對兩會的支持，令匯演圓滿成功，談到祖國六十五年的輝煌成就，當中亦包含了港人同胞的努力，港人也應該為國家成就感到榮光榮和驕傲，期望港人更積極參與愛國愛港事業，為祖國的富強、香港的和諧穩定作出更大的貢獻。香港回歸十七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維持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芬姐鼓勵大家要珍視，應支持人大常委會對普選的決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依法執法。因為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會許多成員來自教育界，芬姐讚揚並鼓勵大家要繼續謹守崗位，為香港穩定作更大貢獻。

該會首席會長、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由於在與廣東與省委書記胡春華及省長朱小丹座談交流不在港，但他也為會上每一位嘉賓送上朱古力，希望大家甜甜蜜蜜，和諧共處。此外，他亦請芬姐轉達，為國家六十五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以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近日香港發生「佔中」事件，相信是短暫行為，他堅決支持人大常委會關於政改的決定，堅決擁護基本法，對特區政府處理此事滿懷信心。他認為香港警隊專業，執法有度，呼籲大家如果見到警察都可以問候一聲，因為他們確實很辛苦，應該得到市民鼓勵。

近日傳出有關亞洲電視的新聞，當日葉家寶執行董事和幾位同事亦有在座，雖然有關他們公司的傳聞不少，但見他們當晚與大家同歡共歡整個晚上，心平和平和，感覺他們的心理素質十分好。有傳媒報道說亞洲電視的股權有所變動，有傳新任老闆是與「木」字有關，但相信應該是與「口」字有關哩。現時經濟緩和，傳媒廣告競爭大，好像另一電視台有錢賺仍傳出裁員消息，令人感到遺憾。希望亞洲電視一切順利。

香港股市受外圍尤其是美國影響，十分波動，我們要注意形勢發展，香港股市樓市不但受外圍影響，也受本港政經包括佔中消息影響，雖將有滬港通開通，但看來形勢不太妙，各位投資者在投資股市樓市時應量力而為，小心謹慎為宜。

淑梅足跡
車淑梅

香港的女兒

今年十月十日梅艷芳五十一歲了，歌迷齊集星光大道阿梅銅像面前，一起懷念這位「香港的女兒」。身為香港的女兒母親的梅媽媽也年屆九十一高齡，提起女兒眼淚汪汪，她透露五十年前懷了身孕，後來以廿元租了花園街一個房間，在那兒誕下了我們的梅艷芳。

梅媽媽一直接怨改了「艷芳」這個名字，否則女兒不會入娛樂圈，更不會四十歲便離開人間。曾幾何時「ANTIA」被契契契契契改名稱作「何加男」，「我看得很起，非常憤怒，連姓氏也改掉，當時阿梅要跟我一起開記者會澄清，我反對，她還要在圈中立足，待她一天退休，就可以將所有冤屈盡吐，例如身上有紋身、有私生子等等，可惜，這個記者被永遠都開不了……」

被人誤會，梅媽媽的命運何嘗不是一樣？面前的可憐的媽媽，在某些人眼中，是她逼女兒賣唱，貪女兒身家，「阿梅三歲可以唱全首《賣花女》，那我在啟德遊樂場當音樂班的主持，我不理沒她的天才，我開始辦才藝訓練學校，也請老師教兩姊妹唱歌跳舞，她們都在李炳紀念學校讀書，升中已無心向學，錯在培養她們在歌唱發展。她們走上這條路是我的錯，加上她們的性人格凡事藏在心中，鬱出重病來……先後都走了。」

我想梅媽媽太自責，實在，很多客觀環境也管不來，例如阿梅要獨立生活，本來相安無事，那年阿梅生日，一批朋友來到我家等她回家，他們深夜玩至凌晨，我擔心女兒未夠休息，說一聲不要太晚了，可能是這一句，在朋友的慫恿下，後來她決意搬出去。」搬走了，媽媽還是將所有屬於阿梅的物品原封不動的保留在房間之內，一件也捨不得拋棄。

對於ANTIA的朋友，梅媽媽心中有數，特別在阿梅最後的生日，她身體已非常虛弱，依然在家中舉行生日派對，開了三箱紅酒，旁人不不斷勸飲，老人家想阻止也被人攔開，結果阿梅離世不省人事，媽媽心如刀割。ANTIA離世後，媽媽坦言沒有任何圈中人出現問候過，「可能怕惹麻煩，唯獨只有張學友，他最有人情味。」

阿梅離世十一年，梅媽媽的新聞沒完沒了，每月用上這麼多家用，是爛賭嗎？「我不懂賭錢，只是間中玩麻雀，那些錢用來交租，儲人的薪金，阿梅房間日夜冷氣，所有都要開支。我的最大心願，是阿梅可以以靈活性保存我，我可以取回她的遺產，興建那座樓高六層的梅艷芳博物館，將她生前用過的碗筷茶杯都展示出來，我保證不會將那些錢分給兒孫享用……博物館的收益將作慈善用途。」「香港女兒」爽朗善心，原來是遺傳的，祝梅媽媽身體健康，博物館早日落成。